

公渡河●著



一夜长大的爱情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一夜长大的爱情

公渡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夜长大的爱情 / 公渡河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33-0421-4

I. ①一… II. ①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9328号

一夜长大的爱情

公渡河 著

责任编辑: 许璇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李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1083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21-4

定 价: 3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上 部

第一章

在我的家乡，没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没有秦砖汉瓦，没有商彝周樽，有的只是一本破败的族谱和一杯可以从指缝流淌的河沙。

我生于七三年，当然不是一八七三年。那个年份，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纪念巴黎公社两周年大会；凡高还没有彻底疯狂，他住在伦敦，忙于园艺。他给弟弟提奥写信称赞自己的住处，说自己已经在小花园里播下了满园的罂粟和豌豆；弗洛伊德刚刚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离他写出《梦的解析》还需要十七年的努力。一八七三年的中国，慈禧太后还在垂帘听政，一面听着大臣的奏报一面有些心不在焉；“维新派”梁启超口含天宪出生，尚在襁褓。一八七三年三月十四日的《申报》信誓旦旦地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雷击致命。总的看起来，中国的一八七三年还比较黑暗，远不如一九七三年那样阳光灿烂。

我出生的那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发了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毛泽东在受到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的强烈刺激后，终于想起了邓小平“人才难得”，决定重新起用他来治理国家；毛泽东还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起唱了起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

学校机关，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判孔子作为批林的一个重要方面；省委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和《关于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安排》；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发放民用布票、絮棉票、纺织品券和购货券的通知》，凡在本市有正式户口的，每人发给布票四市尺，絮棉票一市斤，纺织品券二市尺，一张购货券。

一九七三年的外国，八岁的迈克·戴尔寄出一封充满想象力的申请高中毕业文凭的信函，这为他今后成为“戴尔电脑”的老板写下了传奇的一笔；猫王普莱斯利离了婚；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代功夫皇帝李小龙逝世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给世人留下无数遗憾和解不开的谜团；新一代高选择性口服避孕药光荣上市，解除了很多女人的惴惴不安；金大中被绑架险些碎尸沉海；村上春树还没有出名，还是文学青年，他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那些人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村上说各种各样的事，后来，村上发现：这些说故事的人并不存在；库珀发明第一只移动电话，那部手机重达一斤半，长二十五厘米，宽四厘米，厚八厘米，实在更像一块板儿砖；英国内阁和议会高官卷入了嫖妓性丑闻，其中一名国防部次长被人偷拍裸照。他和两名妓女一边鬼混，一边吸食着后来被称为“麻秆”的香烟；波尔布特正在向着成为“佛国血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了集体化运动，“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过渡时期”的政策基本没用，唯一的手段就是发出指令和AK47冲锋枪。

没有人胆敢反抗，“红色血魔”波尔布特说：党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星相大师说：我这个那年出生的肖牛之人，子星丙丁火逢丑年遇死墓之地，并且受到大运流年壬癸水有力之克；流年太岁丑土，胎元辰土刑冲母亲儿女宫戌土，子星被年运克损严重，子宫被刑冲破坏，加之受孕之年与胎元纳音木土相克，天干地支水火不容，基本上相当于风水世界爆发了一场核战——按照他的说法，我没有胎死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祖宗显灵，所以当我后来见识了自己虚有其名，见财化水，事业与贵人都是过眼云烟，虽东奔西跑却无济于

事，桃花运不盛，运气也平平之后，我并没有捶胸顿足，倒也随遇而安。

我之所以先交代这些，意思就是：世界正乱得离谱，我在那个时间降临人世，明显是添乱来了。但是，只要小命不玩完，那一切都还好办。

我出生三年之后，毛主席去世了，据母亲回忆，我曾参加了悼念仪式。市中心广场上，搭起了巨大的灵棚，万马齐喑九州同悲风云为之突变，救护车打着闪灯在一边待命，因为时不时就有对毛主席感情深厚的人因为过度悲伤体力不支哭得昏倒下去。我那时候只有三岁，或许曾经被掐着大腿哭了他老人家两声也未可知。但我肯定一点：在一个孩子哭泣的时候，哭声是嘹亮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只是为了哭而哭，晶莹的眼泪直接从眼睛里迸出来，不会像成年人，心里像打倒了五味瓶，哭得那样委曲，那样哀伤。

家乡是在一条叫做“溱沔河”的河边。这条河的名字很古老，原来叫做“虢池河”，在《周礼》中就有过记载。

我的家族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过去，一点都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窘迫。用诗人北峰的话来说：我的贫穷是代代相传。

我们不是当地的土著，而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迁至这里的移民。

这种移民行为并非像候鸟一样自发自愿，而是有组织的流放。他们怀着深深的挫折感，在官吏的押运下离开故乡，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朱皇帝大手一挥，流民就像草芥，被撒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所以，这个村子在地图上看起来很突兀，看起来很孤独，就像是随随便便缝在大地上的一块补丁。由此可见，在我的血液中，有着流民与贱民的基因。

既然是流民，所以，在我的家乡，没有很深的文化积淀，没有秦砖汉瓦，没有商彝周樽，有的只是一本破败的族谱和一杯可以从指缝流淌的河沙。

还好，溱沔河水滋养了这个村庄，也为他们提供了拉纤的营生。

这些年轻或是年老的纤夫，赤身露体绷直纤绳，性器官不是青筋暴跳就是垂头丧气，身上却是一样的大汗淋漓。

他们知道，驶出这个水势相对平缓的地区，大船会接着往前走，驶入漕河驶向大清河子牙河驶向天津卫，把他们远远抛在身后。那是很遥远的地

方，已经超出了他们想象的距离。这是一个被纤绳牢牢拴住了屁股的穷村，能够吃上饭已经让他们感天谢地。

人们专门为这条河修了关帝庙和河神庙，据说很灵验：当洪水泛滥，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在这两个庙的庇护下，整个村子都会缓慢上升。

当红色革命到来的时候，神像彻底被扔进了臭水沟，沤成了烂泥，永世不得翻身。关帝庙河神庙都改换门庭，成了生产队的仓库，放满了牲畜的饲料。

我对这条河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河水已经很浅了，因为上游修了一座水库。水库修了之后，这条河的下游水就很小，村子的确涨了起来，码头也变得高高在上。再后来，河水彻底断流，只留下一个高高的被河水洗出来的青砖码头，在暮气沉沉的严冬里苦苦支撑。

记忆中的渡船也没有了，你甚至找不到一丝渡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当河水没有的时候，渡船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那些曾经强健欢乐的纤夫已经衰老，被半身不遂和各种疑难杂症附身，变得僵硬。他们在阳光下坐着，麻木地吸收着光和热，像落叶一样萧瑟，没有了光合作用。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变得老态龙钟。

上小学时，一个同学在已经成为沙地的故河道玩耍时，发现了一把青铜匕首。匕首的刀柄是一个闭着双眼的人头，看起来非常古拙，刻花非常清晰，几乎没有生锈。

这个发现让我对这条河的历史刮目相看。

我一直疑心这就是“刻舟求剑”时用过的那一把，遗失在记忆之河。

小孩儿要听大人的话，人们总是这么说。

《山海经》里面说：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蹲其上，张其两耳。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在东海之外，有座大话山，是太阳和月亮升起的地方。大话山里有山谷，就是大人国。大人国里有座城市，城市里有

个纪念堂，有一个大人的牌位，他蹲在供桌上，张开两只大耳朵，像随时注意人的祈祷。这大概就是大人的日常工作。

《山海经》还说：大人国的周围，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和传说。大人国附近有小人国，叫做“靖人国”；还有君子国，那里的人衣冠整洁，佩带宝剑；有司幽国，国君司幽生了两个孩子，思土和思女，思土，不妻；思女，不夫，却靠神灵的庇佑而传子接孙，估计是兄妹之间的乱伦；大荒之中有青丘国，青丘国有一种狐狸，长有九条尾巴；大荒中有一群百姓，人称“柔仆民”，这群人是嬴土国的国民；大荒山中有一种神，身形似兽，面孔似人，名叫“犁灵”之尸，从名字看来他是负责播种灵魂的；大荒之中有座山，山中有一种树，名叫扶木，树干高三百里，树叶像芥菜；大荒山上有座山谷，名叫温源，又叫汤谷，这里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颗太阳返回，另一颗太阳马上升起，这些太阳都是由三足的乌鸦驮着的；大荒山中有一种鸟，全身羽毛五彩斑斓，总是成群结队翩翩起舞，皇帝与这种吉祥的鸟是朋友，因此他把开在下界的祭坛交与这种鸟主管；大荒山的东北角有座山，名叫凶犁土丘，应龙就住在这座山上。当初应龙在这里杀死了蚩尤与夸父，所以再也无法回到上界，因此无法行云降雨，而使下界多年大旱。不过，每当大旱出现，人们便扮成应龙的样子求雨，居然也能应验，得降大雨。东海中有座山，名叫流波山，此山入海七千里，山上有兽，形体似牛，全身灰色，没有长角，只长了一只脚。它每次出现都会有狂风暴雨。它的身上闪耀着太阳和月亮的光芒，它的吼声像雷声一样，这种兽叫做夔。后来黄帝得到这种兽，用它的皮制成鼓，并用雷兽的骨做鼓槌。敲击时，声震五百里，威服天下。

从这些表述来看，《山海经》已经足可以传世了。

后来，看汪曾祺老先生写的一个作品，里面有一个谜语：一个男人跨开两腿站立，让小孩猜一个字。

小孩很聪明，说是大字。

大人笑了笑，说错了，这是一个太字，因为大字下面没有这一点。

可见，大人也是阴性的，就像妈妈一样。

那时的世界，还是红彤彤一片，东方红公园、东方红影院、东方红小学、东方红幼儿园、东方红商场、东方红公社、东方红理发店、东方红废品收购站、东方红拖拉机、东方红毛巾。我们盖的被子，被面绣满了手拿钢枪、踏着脚尖跳舞的“红色娘子军”。有的大红被面没有图案，全是字，写的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用的镜子，上面印的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海岛女民兵”。那个镜子用了很长时间，质量不太好，水银掉了不少，露出一块一块的黑斑。柜子上有“毛主席语录”，写的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每家还有数本红彤彤塑料皮的《毛泽东选集》，条案上还摆着毛泽东的白瓷塑像。我总是喜欢去摸他的头，一绺一绺的头发摸在手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手感。

村里还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青春明媚的。现在想想，他们那时不过十几二十岁，正是自己的黄金时代。

后来，知青们离开乡村，重新返回城市。他们几乎都被安排了工作，有的进入棉纺厂成为挡车工，有的进入街道小厂焊元器件，有的进入办公室成为干部，不管工作好坏，至少大家都有口饭吃。

他们变成了城里人。虽然他们还会回来看望我们，但感觉已经不同，他们变得矜持。

七八十年代，每个人的幸福感都很相似，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们的快乐朴素而单纯。没有落寞没有颓废没有疲惫，没人告诉大家活着有多难，只是告诉人们曙光在前。

不过二十多年时间，那种平和的心境竟如镜花水月，不再复现，现在想想，不禁有些遗憾。我并非怀念那个时代，而是怀念那个年代人与人的情感。

小时候，“药面儿”喝过不少。

“药面儿”非常的苦。“药面儿”一旦和口腔黏膜接触，就会发生可怕的化学反应，各种杂乱的味觉会直接冲过来，让人猝不及防。这种感觉是一场

噩梦，现在想起来，我还会反胃。

要喝下满满一勺的这种“药面儿”不啻是一种酷刑，通常会挣扎得很激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药面儿”还是会被灌下去，吐掉也无济于事，只不过意味着一切重新来过。

妈妈给我灌下很多水，试图冲淡“药面儿”的味道。现在看起来，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对于幸福的记忆我们总是很容易淡忘，但对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总是耿耿于怀。只要你被灌过一次“药面儿”，那种印象就会永远沉淀下来，渗透到记忆的最深处，也变成“药面儿”了。

父亲似乎算得上“老三届”，和村里的知青关系很融洽。我们居住的老宅就像一个知青俱乐部，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后来，父亲死了，我也离开那所老宅。

这个不幸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来充当我的引路人。

在我能自己站立起来，面对这个前途未卜的世界的时候，他离去，像是完成了某种使命。

朋友秦天的父亲是个医生，在去世之前，他对着川流不息的探视人群说：请安静，我需要休息。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平的心情，而我的父亲呢？

他向谁去表达他对命运的愤怒呢？

在去世之前，他是怎么想的，想对我说什么呢？一切无从得知。

因为我那时只有八岁。

母亲带着哥哥和我到医院去探望他，现在想想，也就是诀别了。

父亲得的是肝病，住在传染病区。那要走过一个倾斜的长廊。长廊没有台阶，只有一条一条的三角形的棱，我的鞋底可以感觉到。

虽然是白天，这条走廊里也是昏暗的，点着昏黄的灯。树叶的影子从菱形的气窗里透进来，看起来很冷清。那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走了很长时间。

妈妈边走边哭。她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往上给我拉口罩，我却很不懂

事，不停地把口罩往下拉，因为很憋气。

我只记得，那里到处都是来苏水的味道。

来医院的前一天晚上，奶奶带我一起在家里的神案前烧香，为父亲祈福。香火燃得很好，居然冒出了火苗。奶奶说，你爸爸一定会好，看这香火多么旺盛。她把香小心翼翼地插进盛满香灰的香炉，在火苗映衬下，我看见奶奶的眼睛熠熠地闪着泪光。

父亲最后见我的时候，我戴着厚厚的口罩。

他躺在病床上，躺在一堆白色中间，他没有试图拉我的手，摸我的头，他只是那么哀伤地望着我，平静地面对着自己的死亡。然后，他把头转过去，让我们出去了。

父亲的身边似乎还站着几个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在那个孩子的心中，死亡仿佛可以触摸，是白色的。

下午三时，父亲去世。

那天晚上子夜时分，父亲的遗体被运回了家中。

我和哥哥在睡梦中被叫醒，穿上衣服，跌跌撞撞地走到胡同口。

我看见父亲的尸体从车上被抬下来。他全身被白布包裹着，只能看见轮廓。父亲被抬上竹床，向家里走。

一个长辈说：孩子，喊你爸爸回家。走到拐弯的地方，我和哥哥哭着说，爸爸，回家了。进门的时候，我和哥哥哭着说，爸爸，回家了。

父亲在黄泉路上已经迷失，需要亲人的引领，才能回到家中。

那种父子之间咫尺天涯的感觉，现在还经常会折磨我。

每次想起父亲，我都会喝很多酒，让酒精彻底泡软我的神经，让它没有缺失感和牵牵连连的痛。

我现在知道，生命远比想象的要轻。

一个活人变成死人，会减轻二十一克的重量。有人说这二十一克是人咽气时排出的空气，我更愿意相信这二十一克的重量是灵魂。当这二十一克挥发在空气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附生命。

直到今天，父亲的死都带给我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感觉。不真实的光线，不真实的人物，不真实的情景。

有一段时间，我对这条走廊是否真实存在存有疑问。我想那也许是我做的一个梦，一切只是梦境而已。

长大之后，凭着记忆，我曾经到父亲辞世的那家医院去了一趟。我找到了那条走廊，还是那么倾斜，还是那么晦暗。在长廊尽头，挂着一个铁锁，那是传染病区。

这是一个生死轮回的通道。在长廊的下面，就是太平间。

这个走廊之所以是倾斜的，没有台阶，是为了运送尸体的方便。

那些三角形的棱也是存在的，是为了减速，也是为了震荡死者的灵魂，让他们尽快出窍。

我想，父亲的头也曾不停地被坚硬的尸床所撞击。

记忆与现实重合了。

我又成为那个八岁的男孩，只想哭。

在父亲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死亡在我的世界里出没。

它是一种感觉，是一个寒战，是一种气息，是孤寂的庭院里等着妈妈下班而天色正在暗淡下来的恐惧。

我很怕进入父亲养病时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因为，我总觉得他还没有离去，我可以听到他的叹息。

我坐在院里的槐树下，期待着父亲再次推开院门。冥冥之中，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没有父亲的人了。

在我的概念中，故乡就是父亲尸骨埋葬的地方，灵魂的憩园。

父亲孤零零地躺在故乡的土地上，连墓碑都没有。他在等待一个家庭的团聚。父亲的身旁将是他的妻子我的母亲。他的左手和右手将会接纳哥哥和我，在某一天。

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和母亲相依为命。印象中，父亲的丧葬费用了很长

时间才还清。

父亲生前有七个把兄弟，号称“八毛兄弟”，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和他们一起饮酒。他们都不是什么漂亮人物，但都是很有义气的人，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是红光满面。

父亲去世后，他们很少再来我家，但是，对家里的困难，他们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多亏他们的帮衬，我对人性才不那么悲观。

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背负了太多的苦难。

我对母亲写得很少，并不是我不爱她，因为那是没有距离的无法过滤的一种沉重，化不开的浓。

有一天，我下了楼又折回去，取一样忘了的东西。刚到门口，门开了，母亲站在里面，问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我很诧异，我说我刚到门口，您怎么就知道我回来了？母亲笑了笑，她说没什么，每次你走的时候，我都在阳台上看着你。

我忽然想哭。

这就是我的母亲。这些年我离开她，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在情感的沙漠里独自跋涉。我是一个为了爱而出走的人，只是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孤独的背影。

村里关帝庙有个东西很特别，就是香炉。

初见之下，你无论如何看不出来它是个香炉，因为它根本就是一块圆滚滚的石头上磨出一个平面，刨了一个长方形的坑，盛装灰烬。后来，香炉里面满是积存下来的雨水，恶臭。

爷爷说，这个香炉你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

它是青色的，溜光水滑，像铁不是铁，像石不是石。

爷爷说，它是陨石，数百年前从天而降。

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就像任何一张纸都不可能对折九次一样，谎言不会这样长寿。

关帝面前摆这么个香炉，其实是象征着祖先的功德坚硬如石坦荡如砥。

这个香炉还被开发出一个妙用：磨刀。

用这个香炉磨出的刀非常之快，比一般的磨刀石都好用。即使是在上面用刀刃蹭几下，刀立刻就会变得寒光闪闪无比锋利。

有人说，用这个香炉上磨出的刀去杀生，不会留下罪过。

人们传说，用这个香炉磨过的刀，拿去杀猪宰羊，它们都是不叫的。

据我观察，这些传说有夸张之嫌。

每到过年杀猪时，我从没见过它们中的任何一头保持镇定任人宰割，做“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一头比一头叫得难听。

它们真正安静下来只有是被割断喉咙之后。

屠夫将尖利的铁锥挺进猪的后腿，撕开一个小口，然后就用嘴贴在猪脚上，开始猛力地向猪的身体吹气。空气会存留在猪皮之下，为的是容易褪毛。

屠夫身强体壮，胸口长着护心毛，肺活量惊人。在他的大力鼓吹之下，猪变得大腹便便，脸上笑咪咪的，像是一个醉鬼。再往下面，就是开肠破肚，掏出猪的内脏。

这个过程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恶心。一般到这时，我们是不看的，会踢着用猪的膀胱吹成的气球一散而尽。再看到猪先生，它已经被剖成了两扇，冒着热乎气，搭在架子车上，被拉回家里去。猪下水被装在大盆里，上面还方方正正地摆着猪头，倍极哀荣。一路上，血水会从架子车上滴下来，很快就凝成冰。

老了之后，爷爷成了一个像梭罗一样的老头，离群索居。他从家里搬出去，在远离村庄的地方，住在一个破败的机房里，自己开垦了一片地，种了一些作物。

他喜欢看电视，喜欢听京剧。我和他一起看《城南旧事》，他听到其中一首叫做“小麻雀”的歌，兴奋得几乎哭了。那是他小时候唱的歌，看来，这也是他哀伤的童年为数不多的幸福记忆之一。

在爷爷七十多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脾气变得非常之坏——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死去了——其中一个是我的父亲。两个儿子的去世给了爷爷很大的打击，他的步子一下变得蹒跚起来，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他一定是认为这个家族受到了某种诅咒。这使他更加孤独更加烦躁，患上了心脏病。

奶奶过世之后一年，爷爷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没有人知道他临终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想说什么或是说过什么。因为在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在他的身旁。

一个儿孙满堂的人竟然就这样孤苦地死去，在我的家乡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尤其是光着身子，在他的尸体僵硬之后才被换上衣服，是家乡最大的忌讳。这种不孝甚至会成为这个家族全体的耻辱。

爷爷留下的遗像是倔强的、愤怒的，在他照下这张像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这张照片将来的用途。想必他对这种别有用心提议不是很愉快，所以照相的时候，他连胡子都没有刮。

他的遗像让我内疚，并且注定这种负罪感会一生难以磨灭。

这种感觉常让你在半夜里醒来，点上一支烟，坐上很长时间。

奶奶略通医术，能给消化不良的幼儿诊病，拿很细的银针，在他们柔软的小手上轻轻扎一下，挤出米粒大小的几滴乌黑的血。她把这种医术称为“割脾”。在我看来，这似乎并非医术，更像某种巫术。我虽然不能明确这不是医术，但据说疗效还不错。每次扎针，那些孩子总是哭得撕心裂肺，常常使年轻的妈妈也心痛得泪眼婆娑。

奶奶虽然懂医术，懂一些人体经络，但这不影响她烧香拜佛。她经常去逛庙会，和许多老太太一起去到“白条寺”烧香。我一直搞不清这个“白条寺”在什么地方，“白条寺”在佛经里是做何解释，但我想，“白条寺”一定是个很大的寺庙，因为奶奶他们去的时候，是乘着一辆大马车去的。都是善男信女，所以车费只是象征性地收几毛钱。每次烧香回来，奶奶必定要称赞“白条寺”的“饴饽”不错。我也一直不知道“饴饽”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是一种荞麦面条，是在“饴饽床子”上挤出来的，并不是什么难得的食物。